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六

列傳

宋一百十

傅伯成

葛洪

曾三復

黃疇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許

羅必元

王遂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少從朱熹學登隆

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  
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改知  
閩清縣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溉田餘二千頃隄  
壞即下流南港為石隄三百尺民蒙其利慶元初召為  
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又言於  
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偽學目之又言朋黨之弊起於  
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為本  
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機鬼之俗

由郡南門至漳浦為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兩為部  
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秘伯成言天下  
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望若堅緻歲月既  
久罅漏寢多苟安旦夕猶懼覆敗乃欲徼倖圖古人之  
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為  
偶然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丞相色動  
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隳軍政三曰啓邊釁進右  
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為湖廣總領朝議

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  
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伯成罷之嘉定元年召  
對面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和小使雖返要求尚多  
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  
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今之策  
雖以和為主宜惜日為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史彌遠  
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聞帥倪思以為不當用  
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

固過當但恐推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  
盡底蘊無以思為戒李璧謫居撫州伯成言侂冑之誅  
璧與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  
功贖過矣伯成未為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侂冑事不  
遂則其家先破侂冑誅而彌遠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  
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丞  
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差除小者何必乖異拜  
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彌遠意欲

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為利哉乞疏詔大臣以公減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康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乃雪其冤於朝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饑民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圖山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圖之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圖山砦兵素與海盜為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鞠之無一逸去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嘉

定八年召赴闕病不能進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升直學士落致仕予祠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慶元年與楊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蹙然語所親曰向呂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



陞危急而廉恥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  
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  
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  
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不報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  
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已出語及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  
色俱厲不少假借常慕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  
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諡忠簡  
葛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

進士第嘉定間為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為人臣者斯須所不可離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拊循士卒訓齊戎旅帥之職也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綴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進直煥章閣為國子祭酒仍兼國史編修實

錄檢討遷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拜工部尚書亦兼祭酒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  
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策討平李  
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  
稱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赴行在  
仍舊職克萬壽觀使兼侍讀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  
本官致仕卒諡端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云  
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淳熙末為主管

官告院遷太府寺簿歷將作大府丞登朝數年安於平進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召為御史檢法拜監察御史轉太常少卿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疾告老詔守本官職致仕三復性耿介恥奔競故位不速進在臺餘兩年持論正平不隨不激其沒也士論惜之

黃疇若字伯庸隆興豐城人淳熙五年舉進士授祁陽縣主簿邑民有疑僧為盜且殺人移鞠治疇若疑其無

證以白提點刑獄馬大同且爭之甚力已而得真盜大同薦之調柳州教授又調靈川令會萬安軍黎蠻竊發經略司選疇若條畫招捕事宜疇若謂須稽原始亂為區處之方再任嶺外用舉攷改知廬陵縣州常以六月督疇零稅疇若念民方艱食取任內縣用錢三千餘緡為民代輸兩年諸司舉為邑最官召赴都堂審察差監行在都進奏院開熹元年都城火疇若應詔上言曰當今之急務有三一曰賦斂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

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歷遷著作郎拜監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又言善為國者必以恐懼修省之訓陳於前善為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事告於上韓侂冑敗疇若上章旬去帝批其奏曰卿懷忠蓋朕固知之疇若遂疏鄧友龍陳景俊之惡先是江淮督府既罔功罷不更置疇若奏以為和戰未決不遣近臣置幕府無以統諸將乞詔大臣科條人才為宣撫使帝即日以邱密為江淮制置使尋遷疇若殿中侍御

史兼侍講朝廷與金人約和金人約函致侂冑首詔令  
臺諫侍從兩省雜議疇若與章夔等奏乞梟首然後函  
送敵國人譏其有失國體又奏今帑藏無餘歲幣必睥  
睨於百姓願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為撙節逐年椿  
積遂置安邊所疇若乞令後省類聚更化以來臣下章  
奏察其可行者以聞付之中書都城穀踊貴詔減價糶  
椿管米十萬石於是淮浙流民交集臨安府按籍賑濟  
僅不滿五千人以三月後麥熟罷為限各給糧遣歸疇

若乞令覈實近甸之人願歸就田者勿問其有未能歸者更賑濟兩月淮民見在都城者其家既破又無贏貲必難遽去仍與賑恤俟早熟乃罷於是詔賑濟至六月乃止帝以蝗災令刺舉監司不才者疇若同臺監攷察上之又言湖廣黑風峒寇實由官不為決訟所致宜戒湖廣諸司申明法禁平心決訟勿令若官巡尉侵漁權戶部侍郎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至是折閱日甚朝論頗嚴稱提民愈不售疇若奏曰物少則貴多則



賤理之常也曷若令郡縣姑以漸稱提先收十一界者  
消毀勿復支出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由是峻急之  
令少寬又乞撥買官田充糴本以廣常平之儲會旱蝗  
奏官吏苛刻科役頗併賦斂繁重刑法淹延四事進華  
文閣待制知成都府避諱改寶謨閣待制詔凡屬軍民  
利病吏治臧否並許諮訪以聞當徵積欠十餘萬疇若  
亟命榜九邑盡蠲之考官吏冗員非敕命差注者悉罷  
之為民代輸六年布估錢計二十萬二千四百緡又別

立庫儲二十五萬三千緡期於異日接續代輸又糴米十五萬石有奇足廣惠倉之儲又減他賦之重者民力遂寬初沈黎蠻屢犯邊至則鏤榜曉以禍福青彌兩羌遂乞降四年董蠻合其部族入寇犍為利店亟調兵且設方略捕之皆遁去先是疇若廉知嘉定邊備廢弛而平戎莊子弟可用遂檄嘉定府權免平戎莊是年炭估麻租令莊子弟即日上邊為守備會嘉定關守蠻窺利店無備遂入寇疇若復選西軍欲且往防拓牒轉運司

折支不報蠻再犯龍鳩堡轉運司始頗從所請蠻復到  
龍門隘知有備乃退進龍圖閣待制依舊知成都府大  
使司之師出東路提刑亦徵兵三垂告警叙南之報復  
急兩路震動疇若亟移書兩軍俾速還師守險為後圖  
西師遂退守沐川既而疇若兼制叙州兵甲公事既得  
專行益嚴守備蠻首昔丑竟降朝廷賞平蠻功進疇若  
一秩疇若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穉髮櫛如乞棟留移  
屯西兵義勇以防竊發以救偏重更用東南賢士使蜀

四路而拔蜀守之有治功者為東南監司庶杜州縣姻  
婭之私輕取錢引貼期之費以紓民力皆抗疏請於朝  
乞力行之復念大玄城乃張儀所築高駢所修圯壞歲  
久復修費重乃以節縮餘錢四十萬貫為修城備召對  
延和殿遷權兵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八年四月不雨詔  
求直言疇若條具三事首言比稱提楮幣州縣奉行切  
迫故因坐減陌被估籍者衆乞與給還乞蠲閣下戶畸  
零稅賦乞賑贍雄淮軍之乏尋皆行之落權升左庶子

仍兼修中權太子詹事疇若引范鎮故事乞歸田里十年差知貢舉試禮部尚書以足疾乞歸進煥章閣學士知福州力辭乃改提舉鴻慶宮闕外軍潰言者論及疇若落職罷祠後以煥章閣學士致仕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淳熙十三年進士嘉泰中為吳江丞蘇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榮檄韶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儻相容當必薦為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徭賦皆師旦黨

師旦諷言者將論去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  
師旦敗改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  
韶始至絕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為潮齧率取石桐廬  
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求免嘉定四年  
召為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  
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為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  
歲幣語慢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  
者語塞十三年為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

遺里巷爭呼為佛子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乃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韓侂胄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韶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韶卒以言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傅後以郊恩累

贈太師越國公韶之父為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麻束髮外以綵飾問之為故趙知府女家四川父歿家貧鬻以為歸葬計即送還其母聘財相奉聞其家尚不給囊中貲盡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妻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

危稹字逢吉撫州臨川人舊名科淳熙十四年舉進士



孝宗更名稹調南康軍教授歷遷諸王宮教授稹謂以教名官而實未嘗教請改創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從之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博士其教養之規稹所論建遷祕書郎著作佐郎兼吳益王府教授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稹始進對請叙復軍功之賞以立大信杖拭功臣之罪以厲忠節置局以立武事遣使以省邊防厚賞以精間諜次論和戰守利害而請顯意於守是歲春至夏不雨稹應詔言安邊所征斂之害與無罪而籍沒

之害楮幣之改以一奪二鹽鈔之更以新廢舊至於沮  
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又論謀國者欲  
以安靖為安靖憂國者欲以振厲為安靖自二議不合  
是以國無成謀人無定志願詔大臣合二議共圖之且  
欲下兩淮帥臣講明守禦之備又言事無成規者皆不  
可為意向不明無以一衆聽信誓不立無以結人心報  
應不亟無以趨事機賞罰不果無以作士氣番易柴中  
行去國稹賦詩送之迂宰相出知潮州尋以通金華徐

僑書論罷提舉千秋鴻禧觀久之知漳州漳俗視不葬  
親為常往往棲寄僧刹種命營高燥地為義塚三約期  
責之葬其無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為葬之凡  
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臨漳臺據郡溪山最勝處作  
龍江書院其上既成橫經自講人用歆動邑令有賄聞  
者劾去之籍其財以還民郡有經總制無名錢歲五千  
緡厲民為甚前守趙汝謙奏蠲五之二種疏于朝悉罷  
之會常平使有言種不欲辦即自請以歸久之提舉崇

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為真率會卒年七十四積性至孝父疾願損已算益親年疾尋愈真德秀登從班舉積自代沒又為銘其墓弟和字祥仲開禧元年進士為上元主簿大闢祠宇祀程顥真德秀為記知德興賑荒有惠政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叙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侯疾公許不交睫者數月病革嘗其痰沫既卒哀毀踰制嘉定四年舉進士調溫江尉未上丁母憂服除授華

陽尉再調綿州教授制置使崔與之大加器賞改秩知  
崇寧縣蠲預借免扣配人甚德之差通判簡州改隆州  
未上會金人侵閬中制置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朝廷  
擢李璣代之辟公許通判施州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  
潰之後公許盡力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用  
自足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  
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吳彥緘增牒於書  
尾以進公許卷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有獻議招秦

鞏大姓於臺者衆多從史獨公許謂山東覆轍未遠反覆論難臺從之其後趙彥呐開閭復行其策未幾金人擣成都大姓者實導之始服公許先見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嘉熙元年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從右史竟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輪對言志士仁人嬰逆鱗賈衆怒不過為陛下通耳目為朝廷立綱紀而已今也假以職而棄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裂其綱紀自蔽其耳目遂使居是職者雖被

親擢言不得行始焉固辭而弗從終焉強留而飲愧臣  
恐自此同類沮失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為容默陛下  
愈孤立無助矣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峴逢君希  
寵初為邪說禁錮言者公許應詔曰羣臣忠告者衆而  
聖意確不可回聖意不可回而言者不免於激陛下宜  
以大舜無藏怒宿怨為心而參酌於漢文帝之待淮南  
厲王我太宗待秦邸之故事以召和氣弭眚災特在一  
念轉移之頃耳遷祕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為峴劾去差

主管雲臺觀李宗勉入相以著作佐郎召兼權尚左郎  
官兼直舍人院遷著作郎時諫官郭磊卿以論事不報  
出闕徐滎叟亦抗章引去公許奏乞還其官俾安厥位  
既而史嵩之自江上入相臺諫謝方叔王萬及磊卿相  
繼他徙公許又奏外難憑陵國勢岌若綴旒朝廷上自  
為不靖陽為遷除陰奪言職此中外所以怏怏遷將作  
少監大旱應詔疏時事四條又言儲極虛位天下寒心  
時朝廷令侍從臺諫條具易楮利害尋降旨以新造十



八界折五行使公許繳申省謂廟堂決意更革本欲重  
十八界亦當令十六界十七界稍有分別若一時皆以  
五折一安保將來十七界與十八界並行而不折閱乎  
曷若將十七界且以三兌一使民間尚知實此一界不  
至一旦貿易不行令三界各有等第庶幾公私兩便嵩  
之格不行徑揭黃榜公許謂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為敕  
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此則掖垣可廢累上奏牘徑  
欲引去宗勉及參知政事游似面奏留之兼國史編修

實錄檢討淳祐元年遷祕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  
直學士院拜太常少卿力請外為右正言濮斗南論罷  
尋以直寶謨閣知袁州請蠲和糴之半改命郡吏部總  
所綱運而厚其貲免募平民民甚便之新周惇頤祠葺  
張栻書院聘宿儒胡安定為諸生講說以杜範薦召拜  
宗正少卿再遷起居舍人濮斗南繳還疏有臣等恥與  
為伍之語遂以舊職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程季與肯  
與汝為伍耶退處二年召赴行在屬嵩之以父憂去位

經營起復益憚公許密東韓祥嘒殿中侍御史王贊奏  
寢召命帝雖曲從而意不悅及逐不才臺諫擢公許起  
居郎兼直學士院公許入奏不可不堅凝者七帝語之  
曰卿一去三年今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晚命下嵩之罷  
起復相范鍾及杜範三制皆公許為之兼權中書舍人  
時一相尚遜機務多壅公許奏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  
迹相示以色而不明言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  
若疆場之事帥才不蓄一旦欲議易置茫然莫知所付

九江擇守至以近所廢斥朋附為欺之臺察克其選同時任言責者雖心迹有顯晦過惡有重輕而獲罪於清議則同一人杖拭之驟若是三人者寧不引領以望玷缺之復況近者言官方以劉晉之鄭起潛濮斗南三人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聞龔基先之用議者咸謂改紀之初所為錯繆邪枉窺伺善類何可高枕而卧帝見公許疏稱善且言基先之用太早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諫謝方叔御史劉應起言不報公許奏置獄鞠勘當

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專蒞其事盡情研  
究務使得實不報物論沸騰臨安尹趙與憲奏乞置獄  
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與憲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  
寺命臺臣鞠之詔殿中侍御史鄭察察回懦首鼠事竟  
不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權禮部侍郎鄭起潛劉晉之  
及陳一薦以臺臣論劾遷謫公許疏其附下周上之罪  
乞下各州軍嚴行押發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幄中  
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蓋士昌

嘗以詔獄追逮或云詐以死聞清之造闕號泣請于帝  
故有是命公許繳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姦宄雜糅恐  
其積習沉痾重為清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慰清之內  
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人以公許疏示清  
之項容孫以罪遣還家道死時叙官復職公許駁奏命  
遂格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嵩之免喪以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洞霄宮臺諫給舍交章論奏公許疏乞睿斷  
亟下明詔正邦典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鼎英以論

執政及府尹帝怒出二人公許力爭之公許自繳士昌之命清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諫議大夫鄭杲又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為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屢辭弗獲入對上疏言貨財興繕逐諫臣開邊釁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京學類申散遣

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  
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今既未能盡復舊數莫若  
權宜以五百為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遊學者得以  
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非所  
以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藁殿中侍御  
史陳垓以劾公許參知政事吳潛奏留之帝夜半遣小  
黃門取垓疏入後二日二府奏公許不宜去同知樞密  
院徐清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黻等百餘人布衣方和



卿伏闕上書論堦朝廷尋授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遺表上進龍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官其後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敬愛親戚備至蜀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

羅必元字亨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咸寧尉撫州司法參軍崇仁丞復攝司法真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

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  
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為言官以私  
憾罷之知餘干縣趙福王府驕橫前後宰貳多為擠陷  
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為直之言于州曰區區  
小官罷去何害人益壯其風力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  
道總領京湖剋剝至甚必元上疏以為蠹國貶傷民命  
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為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  
糧料院錢塘有海鰕為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

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度宗即位以直寶章閣兼宗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稹包遜學最為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尊慕之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頴叔樞密副使韶之玄孫後為鎮江府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歷官差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遺金為歸資從者如

市至郡撫摩創痍翦平兇孽民恃以安未幾言者以遂  
妄自標致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遷國子監主簿又  
遷太常寺主簿拜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  
又言正風俗息奔競又言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為大智  
近功為遠略忽臣之言必欲僥倖嵩之於不敗非為國  
至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猶且惑焉勢甚凜  
凜也遷右正言尋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  
參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彈者三凶之

罪上通於天乞重其刑又取劉光祖為殿中侍御史時  
奏格擇其關於風化切於時宜者請頒示中外皆從之  
又請於並淮置屯田且條上邊事曰當今之急務在朝  
廷者五定規模明意嚮一心力謹事權審號令在邊閫  
者六恤歸附精間諜節財用練士兵擇將才計軍實又  
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之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寧府以  
歷遷華文閣直學士差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  
太平州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

書遂與同里劉宰素同志宰嘗稱遂為文雅健無世俗  
浮靡之氣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  
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  
情毋為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所奪當言則言  
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  
全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

七至  
十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十七

列傳

宋

一百十一

吳淵

余玠

汪立信

向士璧

胡穎

冷應澂

曹叔遠

王萬

馬光祖

吳淵字道父祕閣修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

苦志力學五歲喪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舉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況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為之改容不復強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於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平生大

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知武陵縣改楊子縣兼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添差通判真州入為將作監丞遷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再遷祕書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煥章閣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會衢嚴盜起調遣將士招捕之殲其渠魁散其支黨以功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左司進右文殿修撰樞密副

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適政府欲用兵以據關守河為  
說淵力陳其不可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  
大提點坑冶都司未幾邊事果如淵言差知鎮江府定  
防江軍之擾兼淮東總領以功遷太府少卿復以總領  
兼知鎮江加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兼總領進權工部兵  
部戶部侍郎再為總領兼知鎮江時淵造闕下入對歷  
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璘擊之璘盖淵所薦者也遂仍  
前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久之加寶章閣侍制再起知鎮

江兼總領未幾以戶部侍郎兼知鎮江府召赴行在以  
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尋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  
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慰撫賑濟使之什伍今土著  
人無相犯旁郡流民焚劫無虛日獨太平境內肅然升  
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  
大侵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加敷文閣  
學士仍知隆興府安撫轉運副使如故改知鎮江府兼  
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澈浦等處兵船歲亦

大侵因淵全活者六十五萬八千餘人丁母憂服除進  
龍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尋為沿江制置副  
使兼提舉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蘄黃州安慶府屯田  
使湖南峒寇蔓入江右之境破數縣袁洪大震淵命將  
調兵生禽其渠魁亂遂平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  
西兩淮發運使尋兼知平江府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  
四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人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  
兼提領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

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  
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蘄黃之事  
凡初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山什子  
山等二十二小砦團丁壯置軍分立隊伍星聯棋布脉  
絡貫通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興利除害所列二  
十有五事究心軍民拜資政殿大學士職任如舊與執  
政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為公  
徙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平江府兼發運使御史劉

元龍劾淵帝寢其奏改知寧國府累具辭免且旬祠以  
本官提舉洞霄宮起知太平兼提領江淮茶鹽所轉荆  
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大使兼京湖屯田  
大使帶行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拜觀文殿學士職任如  
舊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淵  
調兵二萬往援川蜀其後力戰于白河沮河玉泉寶祐  
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參知政事越七日卒贈少師淵有  
材畧迄濟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



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潛亦數諫止之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  
為白鹿洞諸生常攜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  
淮時趙葵為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  
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權發遣  
招進軍充制置司參議官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元  
兵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  
知淮安州兼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淳祐元年玠提兵應

援安豐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下  
事無不確實然後華夏率孚天人感格又言陛下視文  
武之士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  
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  
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其功日月  
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  
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十年十  
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終無成績

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  
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  
粗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  
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  
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  
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  
以報功豪傑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  
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

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  
後閫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  
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  
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  
迺為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璉兄  
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  
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之旦日使人窺其所  
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

起則沒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  
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  
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  
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鉤魚山請徙諸此  
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  
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  
掠以歸已遂不謀于衆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  
詔以璡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

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諠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碁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于大獲以獲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

擣興元元兵與之大戰十二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  
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  
所至劫掠每得富家毒虐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  
其手蜀人患苦之且志歛部將倖焉以自入將戰迺高  
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大帥處  
分少不嫌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為玠至嘉定  
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  
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

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  
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  
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  
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廼有此人玠久欲誅  
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于親將楊成成  
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  
止此也視侍郎為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  
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久欲誅之獨患其



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為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弭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

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  
成因察其所與為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為  
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  
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  
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謝  
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為  
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  
又陰啖世安密求玠之短陳于帝前于是世安與玠抗

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自入蜀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權兵部尚書進徽猷閣學士升大使又進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特贈五官以監察御史陳大方言奪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于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

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  
間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託進蜀錦蜀箋過  
于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于勇退遂來讒賊  
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  
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于世安拒命玠威名頓  
挫齋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  
師忠歷大理寺丞為賈似道所殺

汪立信澈從孫也立信曾大父智從澈宣諭湖北道六

安愛其山水因居焉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  
胡興劉文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  
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閫帥才也授烏江主簿辟沿  
江制幕荆湖制司幹辦通判建康府荆湖制置趙葵辟  
充策應使司及本司參議官葵去馬光祖代之立信是  
時猶在府也鄂州圍解賈似道既罔上要功惡閫外之  
臣與已分功迺行打算法于諸路欲以軍興時支散官  
物為罪擊去之光祖與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即召

吏稽勾簿書不能得其疵迺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擯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為可乎先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于葵蓋未嘗有一日之驩也擢京西提舉常平改知昭信軍累官升江西安撫使

乞祠祿差知鎮江尋充湖南安撫使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納潭民夏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興學校士習為變以潭為湖湘重鎮勦威敵軍所募精銳數千人後來者賴其用權兵部尚書荆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迺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為今日之計者其

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  
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  
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  
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  
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  
戰守竝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  
固選宗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  
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

按元史



祖本紀中統元年夏四月辛丑以即位詔天下丁未以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為國信使使於宋先是賈以道還朝稱頌鄂功通國不知其遣宋京請和恐經至謀洩遂拘經於真州凡十七年無益于我徒使

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壁與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為端明殿學士

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裨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  
上諸郡立信受詔不辭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  
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  
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  
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  
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  
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  
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

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以先祿大夫致仕遺表聞贈太傅元丞相巴延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巴延以其二策及其死告且請戮其孥巴延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

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甚會歲大祲吳淵守鎮江命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于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為有加應炎甚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蓋少下之是年

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其踐歷畧如淵而卒死于  
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猜悍甚自好紹定五年  
進士累通判平江府以言罷起為淮西制置司參議官  
又以言罷起知高郵軍制置使兵崇又論罷起知安慶  
府知黃州累遷湖北安撫副使兼知峽州兼歸峽施黔  
南平軍紹慶府鎮撫使遷太府少卿大理卿進直龍圖  
閣合州告急制置使馬光祖命士璧赴援數立奇功帝

亦語羣臣曰士璧不待朝命進師歸州且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其志足嘉進祕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仍舊職開慶元年涪州危又命士璧往援北兵夾江為營長數十里阻舟師不能進至浮橋時朝廷自揚州移賈似道以樞密使宣撫六路進駐峽州檄士璧以軍事付呂文德士璧不從以計斷橋奏捷具言方畧未幾文德亦以捷聞士璧還峽州方懷傾奪之疑尋辟為宣撫司參議官遷湖南安撫副使兼知潭州兼京西湖南北路宣

撫司參議官加右文殿修撰尋授權兵部侍郎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頃之升湖南制置副使元將烏蘭哈達兵自交趾北還前鋒至城下攻圍急士壁極力守禦聞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人往覘之以易正大監其軍過於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事聞賜金帶令服繫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餘衣舊職似道入相疾其功非獨不加賞反諷監察御史陳寅侍御史孫附鳳一再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

部責償幕屬方元善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其後元善改知吉水縣俄歸得狂疾常呼士璧時輔佑亦遠謫及文天祥起兵召輔佑于謫所則死矣德祐元年詔追復元官仍還從官恩數立廟潭州明年太府卿柳岳乞錄用其子孫詔從之

胡穎字叔獻潭州湘潭人父瓌娶趙方弟雍之女二子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數有戰功事見趙范傳穎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成童即能倍誦諸經中童子



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也  
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秋紹定三年范討李全檄頴入  
幕頴常微服行諸營察衆志嚮歸必三鼓後全敗遣頴  
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進士第即授京秩歷官知  
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獄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即家置  
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正  
風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頴徹之作來諭堂奉  
母居之以樞密都承旨為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

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于潮者皆信奉之頴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命僧舁蛇至至則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頴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恠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間卒贈四官頴為人正直剛果博學彊記吐辭成文書判下筆千言援據經史切當事情臨政善斷不畏彊禦在浙西榮王府十二人行劫頴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

在浙獄穎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  
帝為之默然

冷應澂字公定隆興分寧人寶慶元年進士調廬陵主簿  
即以廉能著有愬事臺府者必曰願下廬陵清主簿  
尤為楊長孺所識拔調靜江府司錄參軍治獄平恕轉  
運使范應鈴列薦于朝知萬載縣大修學舍招俊秀治  
其業旌其通經飭行者以勸歲歉棄孩滿道乃下令恣  
民收養所棄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衆葉夢得列其行

事風厲餘邑通判道州入監行在權貨務遷登聞鼓檢院景定元年奉使督餉江上還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峒獠遂大為變徧城六十里而營應激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為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獠感悟欲自歸惑謀主不果衆稍引去應激知其勢解即厲士馬出不意一鼓擒之縱遣歸農猶千餘人乃請諸監司歸郡之避難畱幕府者誅豪吏之激禍者屬縣租

賦諉道阻久不至郡應激為之期曰首輸者與減分未  
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凡諸綱官廩稍軍  
券前政積不得者悉補還之期年報政奏罷抑配鹽法  
及乞用褚券折銀剛等五事以紓民力詔就升本道提  
舉常平兼轉運使俾行其說首劾守令貪橫不法十餘  
人列郡肅然最聞加直秘閣時經畧使陳宗禮入為參  
知政事帝問誰可代卿者宗禮以應激對旋召為都官  
郎官未行就升直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畧

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領漕庾如故五司叢劇應  
激卽分時理務不擾不勒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情官  
物當如已物方今國計內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厚恩  
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卞望之吾師也自聞襄  
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卒後卒賴其用屢平  
大寇未嘗輕殺笞杖以降亦加審慎至其臨事輒斷雖  
勢要不為撓奪後卒于家

曹叔遠字器遠温州瑞安人少學于陳傳良登紹熙元

年進士第久之李璧薦為國子學錄迂韓侂冑罷通判涪州後守遂寧營卒莫簡苦總領所侵刻相率稱亂勢張甚入遂寧境輒戢其徒無勢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為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侍制諡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史才子咸角孫邵皆登進士第族子幽幽字西士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幽辭曰

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歎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  
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祕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為  
浙西提舉常平面陳和糴折納之弊建虎邱書院以祀  
尹焞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  
期至召為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  
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論紀以弭火災又論  
余天錫李鳴復之過迂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  
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



為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侍制致仕卒諡文恭子  
愉老亦登進士第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間萬因生長濠州少忠  
伉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於邊防要害登嘉定十  
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元年主管尚書吏部架  
閣文字遷國子學錄明年添差通判鎮江府鄭清之初  
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為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  
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已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萬謂兵

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  
奮發興感人心為條具沿邊事宜徧告大臣要官論兩  
淮形勢用兵屯田又謂戎司舊分地戍守宜與盡還舊  
制及請寬邊民請團民兵請援浮光請邊民之能捍邊  
者常厚其賞而小其官使常得其力其後兵興用窘履  
畝之令行則又言之廟堂曰令民更化可反為故相之  
所不為乎其他敷陳往往累數萬言其自任之篤切於  
當世如此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六年兼權屯田

卽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畱原於軍心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人合一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徃徃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轉對言君臣上下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遷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帝命丞相再

三諭旨迄不奉詔帝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  
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謂其  
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  
形近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為醜詆者以相國大臣  
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然當時論相之事已決疏  
入遷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遷官皆力辭乞休  
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  
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

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  
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  
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  
言之偽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  
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云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  
簿已有能名從直德秀學改知餘干縣差知高郵軍遷  
軍器監主簿累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

府以右正言劉漢弼言罷後九年起直徽猷閣知太平  
州進直寶文閣遷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再遷司農卿  
淮西總領兼權江東轉運使拜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  
浙西安撫使帝諭丞相謝方叔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  
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  
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  
兼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加煥章閣尋  
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

緣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  
給錢助諸軍昏嫁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  
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拜端  
明殿學士荊湖制置知江陵府去建康之民思之不已  
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  
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  
不為蠲除前政逋負錢八百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予  
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樽節費用建平糴

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為庫貯糴本二百餘萬緡修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賈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廩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為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



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亮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為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復繳奏新命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謚莊敏光祖在外練兵豐財朝廷以為京尹則剽治浩穰風績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

廢無不修舉云

按宋史汪立信傳有光祖欲報趙葵陳迎合似道立信爭之不得一事其為人

可知矣本傳所言不無溢美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八

列傳

宋

一百十二

喬行簡

范鍾

游似

趙葵

范

謝方叔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主管戶部架閣

召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秘書郎  
為淮西轉運判官知嘉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  
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宜靜以觀變因  
列上脩邊四事會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破蘄  
黃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府遷起居郎尋遷宗正  
少卿秘書監權工部侍郎皆任兼職理宗即位行簡貽  
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求  
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

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諭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聰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

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升兼侍讀兼國子監祭酒  
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權刑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  
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  
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  
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  
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為天下君當懋建皇  
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為其所誤以春秋方富之  
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

有虧損又論火災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論許國不當換文資其當慮者有五鄭損不當帥蜀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遼陞之大將一日遽為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終為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師然後明指殺青者之姓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可以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

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愬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山陽民散財殫非凶賊久安之地當日夜為鴟張之計揚州城堅勢壯是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為所入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為之慮也又請屯住重兵海道內為吳越之捍蔽外為南北之限制又論李全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踰人未必有長算深謀直剽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況其守泗之西城則失西



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  
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丁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  
忘恩此天理人心之所共憤惟決意行之後皆如行簡  
所料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  
在告疏言所憂有三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  
之說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反驟汰之  
殿司軍閔為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愈呼  
噪行簡以聞戮為首者二十餘人眾乃帖息尋拜右丞

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並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去而獨趨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事十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園公每以上游重地為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邊事稍寧復告

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  
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於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  
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  
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武  
學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郎官  
又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  
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

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兼說書又遷秘書少監國子司業遷兵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叅知政事淳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九年卒鍾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贈

少師諡文肅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為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遷太常丞累遷軍器監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有事於明堂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夫之心心存則凡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權禮部尚書言軍賞冒濫請給告之制奏功者書填真命付之候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升至統領已上方許從所屬保明申朝

廷立名給告則冒濫者革功勞者勸遷禮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轉乾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宣布九重之實乃擬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啟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

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  
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  
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封南克縣伯拜叅知政事四年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  
事淳祐四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  
院事兼叅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十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  
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卒特贈

少師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供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舍子才為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燾為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為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兵侵襄



陽圍棗陽時邊烽久熄金兵猝至人情震懼方帥范葵  
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至高  
頭高頭金人必守之處也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  
再興繼進殲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沘河以拒葵麾  
軍進擊楊義諸將繼至金兵亦大出合戰大破之俘斬  
及降者幾二萬獲萬戶而下數十人奮馬八百逐北直  
傳城下而還十四年金人侵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  
之曰不克敵無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陳金

大將阿哈引兵出戰蔡帥精騎赴敵再興從之大捷斬  
馘萬餘時金人陷蘄州者至天長數十騎出山椒蔡帥  
楊大城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蔡力戰連破  
之而金步騎大集會范再興軍合戰至夜分始解庚寅  
官軍分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蔡帥爰騎左右策應金  
人背山亦分為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  
夜戰以倖勝乃預脩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若彼  
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遽

衝之果為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圍蔡繼進  
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蔡率土豪祝文蔚等以精  
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歛而  
陣如故范蔡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喚  
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  
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蔡承務郎知  
襄陽軍范授安撫司內機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秘閣通  
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叅議官十七年李全往

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弇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請視兩路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脩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啟戎心國不聽卒敗寶

應元年范知楊州乞調葵以強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  
脩賊葵在廬州數費私錢會諸軍毬射與制置使曾式  
中不合葵去之言者以為擅遂奉祠三年起為將作監  
丞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覘  
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乃  
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  
內地況包藏禍心不止告糴若不痛抑其萌則自此肆  
行無憚至滁以其地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淮門

戶修城浚隍經武不少服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守萬  
山以壯形勢蔡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到股雜藥以寄之  
母卒蔡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全造舟益急  
蔡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既破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  
城蓋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  
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姦謀明若觀火  
蔡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帥之設施今乃聞  
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蔡又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

於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天下又  
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鹽城之兵今若聽  
國明言更從濶畧則自人心解體萬事渙散蔡非欲  
張皇生事啟釁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蔡之  
言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蔡  
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蔡言不  
發兵討賊則豈特不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蔡亦不知  
死所不復可報君相之恩矣安危治亂係朝廷之討叛

與不討耳又言於朝曰蔡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盜賊侵侮未嘗不為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邈視朝廷負君相卵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叛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蕩城邑畧無忌憚若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為國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為賊即日命將遣師水陸並進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蔡雖不才願身許朝廷如或不然乞將蔡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彌遠猶未欲興討叅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如蔡直寶章閣淮



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刻曰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  
定強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以葵兼  
叅議官顯穎之兄也拳力絕人方在襄陽每出師必使  
顯及葵各領精銳分兵赴戰推堅陷陣聚散離合前無  
勁敵以功至檢校太尉已而全攻楊州東門葵親出搏  
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出全在隔濠立馬相勞  
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  
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

錢糧寵汝官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  
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責  
之言甚多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蔡而去於是數戰皆

捷四年正月壬寅遂殺全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李全屢作不靖戕害朝臣叛跡久已彰著且既降蒙古  
即非宋臣授以節鎮已為失策及予而不受更非爵祿可  
餌而其不臣之跡彌復顯然尚安得為恭順乃為其外飾  
之貌所愚遣餉不絕轉興少寬北顧之憂宋室君臣何蒙  
惜乃爾齎盜糧而煽賊鋒軍士與因解體使  
非趙范趙葵力主進攻淮亂其何能已乎

事見全傳進

癸福州觀察使駢騎上將軍蔡辭不受召封樞密院稟

議受寶章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依舊職仍落復起尋  
進兵部侍郎六年詔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  
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  
軀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曰臣不  
佞忠孝之義嘗奉教君子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陛下  
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權兵部  
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  
時盛暑行師汴堤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

皆空城無兵食可固未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牯兵多溺死遂潰而范上表劾蔡詔與金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司泗州嘉熙元年以竇章閤學士知楊州依舊制置使二年以應援安豐捷奏拜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特予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蔡前後留揚八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進大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改福州三年葬其母乞追服終制不允蔡上疏曰移忠為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

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並行不悖臣不佞戒謹持循惟恐先墜往歲叨當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不顧捐軀戡難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克也陛下昭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為人子者感恩為人親者知勸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異制又不許再上疏命提舉洞霄宮不拜淳祐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

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  
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任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  
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  
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  
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  
足畏又乞躬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拜知樞密  
院事兼叅知政事又特授樞密院兼叅知政事督視江  
淮京西湖北軍馬封長沙郡公尋知建康府行宮留守

江東安撫使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  
信國公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罷為觀  
文殿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  
南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荊州  
城荊門及郢州改授湖南路安撫使判潭州再辭依舊  
職醴泉觀使五年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  
醴泉觀使四辭免開慶元年判慶元府沿海置制使尋  
授沿江江東宣撫使又授江東西宣撫使節制調遣饒

信袁臨江撫吉隆興官軍兵民訪問百姓疾苦罷行黜陟並許便宜從事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卒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隕如箕贈太傅諡忠靖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殲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于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



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  
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  
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敵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  
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天長與弟葵  
俱授制置安撫司內機事具葵傳十五年丁父憂起復  
直秘閣通判揚州十六年為軍器監丞以直秘閣知光  
州十七年入為知大宗正丞刑部侍郎試將作監兼權  
知鎮江府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

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  
乃時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  
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後賚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  
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放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  
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  
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  
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  
威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

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勲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脩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瑋雖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瑋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

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萬成進之半據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

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能安靖爾各揮涕歸會全且至范又獻書曰撫幾不發事已無及令逆全不得志于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蹙之于喪敗之餘者易圖之于休息之後者難矧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

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且決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脩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為高也然以定撫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

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  
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為傷人之痛惡其為傷人之言  
何哉其禍賊見范為備則必忌而不得肆其姦他日  
必將指范為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  
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  
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宋晁  
錯雖然使以范授賊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欲望  
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彌遠得書為之動心二年春奉祠

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  
遠訪將材于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  
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  
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  
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  
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巽辭厚惠可以陷賊而不知陷彼  
歟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  
之謀或欲行青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



詞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推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過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分

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功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于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于是可以嫁禍于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敵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

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脩哉善守者敵  
不知所攻今若設竇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  
帥間以張吾勢敵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朝廷  
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元年試將作監知鎮江  
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復直徽猷閣淮東安撫  
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得卒哭已復視  
事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  
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

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  
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面  
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  
遺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  
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  
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  
使兼知揚州兼江淮制置司叅謀官以次復淮東加吏  
部侍郎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權移司兼知黃州

尋兼淮西制置副使未幾為兩淮制置使節制巡邊軍  
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又進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  
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之師大  
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  
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  
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  
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  
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

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為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寧府居住嘉熙三年叙復官職與宮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疏奏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

或者猶恐前習便佞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悅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急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訥忠于上也進燕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于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當思兩淮流莠轉壑之可矜聞管絃鐘鼓之聲當思四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畧以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悅差知

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時劉漢弼杜範徐元杰相繼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下既為命官鞠獄立賞捕姦罪人未得忠冤未伸陛下苟不始終主持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為國矣遷殿中侍御史進對言操存本於方寸治亂係于天下人主宅如法宮護護之遽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伺旨之徒往往覘上之所好不過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冥冥之中或有游揚之說潛伏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



是以主之又言今日為兩淮謀者有五一日明間諜二  
曰修馬政三曰營山水砦四曰經理近城之方田五曰  
加重遏絕游騎及救奪擄掠之賞罰請行限田請錄朱  
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謨詔皆從之權刑部侍郎兼權  
給事中升兼侍講正授刑部郎中權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叅知政事淳祐九年  
拜叅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樞密院事兼  
叅知政事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惠國公勸帝以

愛身育德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元升董宋臣  
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璫移書方叔云閣寺驕  
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敕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  
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  
聞公議不責脩他人責脩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  
授少卿亦必無可遏之勢矣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  
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  
則去去則諸君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况未必

去耶方叔得書有報色翼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潔左史李昂英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允升宋臣猶以為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與焉書既上學舍惡自養黨姦相與鳴鼓攻

之上書以聲其罪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復以監察御史李衢劾執職罷祠後依舊職與祠起  
居郎召澤中書舍人林存劾罷監察御史章士元請更  
與降削竄廣南景定二年請致仕乃叙復官職度宗即  
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丞相賈似道恐其  
希望諷權右司郎官盧越左司諫趙順孫給事中馮夢  
得右正言黃鏞相繼請奪方叔官職封爵制置使呂文  
德願以己官贖其罪咸淳七年詔叙復致仕八年卒特

贈少師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若讒余玠之類是也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八